

张贤亮自选集之三

早安，朋友

张贤亮 著



张贤亮 著

早安，朋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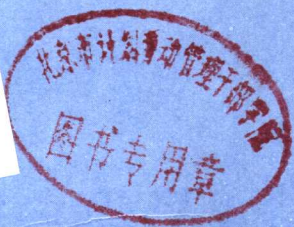
张贤亮自选集之三

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17360

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早安, 朋友/张贤亮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4. 4
(张贤亮自选集 3)

ISBN 7-5063-0801-0

I. 早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06600 (平)

早安, 朋友——张贤亮自选集之三

作者: 张贤亮

责任编辑: 白连国

责任校对: 马云燕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55 千

印张: 11.5

插页: 6

版次: 199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801-0/I·792 (平)

ISBN 7-5063-0802-9/I·793 (精)

定价: 11.10 元 (平) 定价: 17.10 元 (精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張賢亮

今晨接胡老来说自我出走后
又病了十多天。并说这几天准备来
看我。(20分)

滕清“飞机撒药”埋发。
7月29日。十一队田间萝卜。
发“飞机撒药”字报。

今晨八时。滕清字了一时要求降低我
二队工资。反对告征。征下。二队。

晚分西瓜每人二斤。(八分)
7月30日。十六队渠割胡麻。

晚开娱乐晚会。

分烟六人一包。(七分)

7月31日。休假。无聊地过了一天。

8月1日。十六队渠割胡麻。

晚开“双反”动员会。梁队长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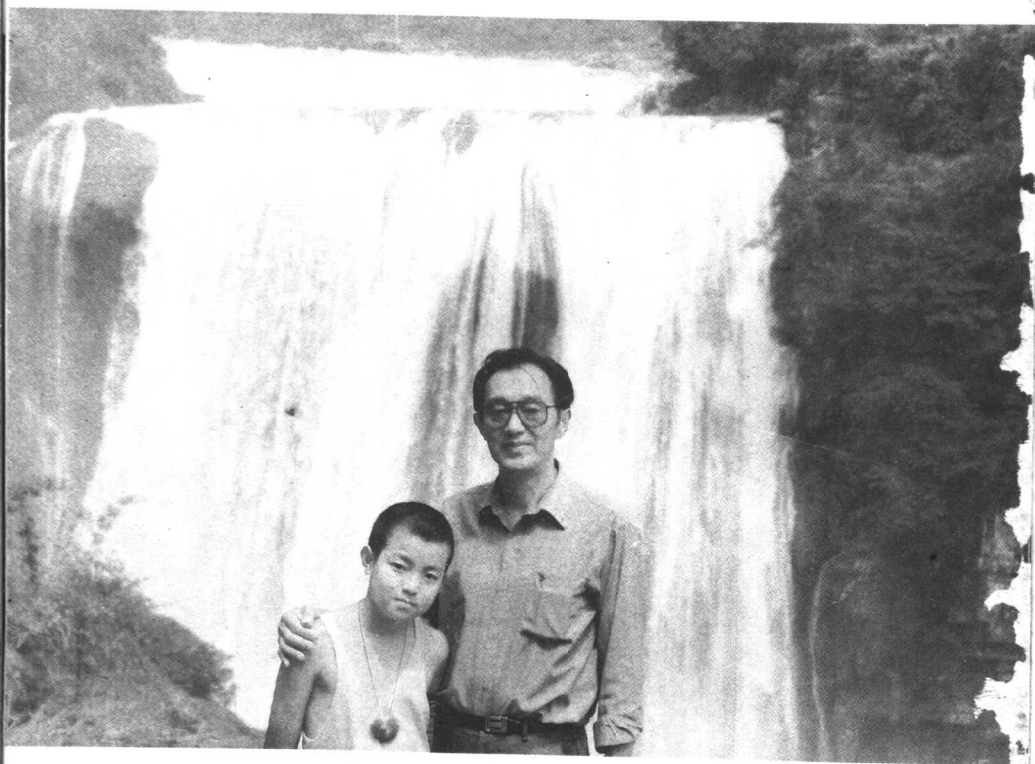
科长报告。

8月2日。十六队渠割胡麻。

作者手迹

在巴黎为法国读者签名





与儿子在黄果树瀑布。

目 录

早安！朋友	1
浪漫的黑炮	158
河的子孙	217

早 安！ 朋 友

本书纯系实录。地名从略。人名虚拟。

写到人物心理活动部分，作者有权代表全知的上帝。

让年轻人认识自己，成年人理解自己的孩子吧！

至于我，我愿迎着每天去学校的学生道一声：

“早安！朋友。”

作者声明

第 一 章

1

事情是这样开始的。

高三（三）班上最后一节自习的时候，本来好端端做着作业的王文明，突然向坐在他旁边的徐银花伸过手去，在她胸脯上捏了一把。

不难想象，徐银花吓得大叫起来，接着就捂着脸呜呜地痛哭。她不是觉得受了侮辱而装模作样，她仅仅是惶恐、害臊，后来又隐隐有一种异样的兴奋。激荡杂乱的感觉弄得她不知怎么才好，于是她只有不停地哭，并且不愿看见任何人，任何东西；她紧紧地闭着眼睛哭。

等她消停下来，发觉教室里奇怪地静。她偷偷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缝。偌大一个教室空荡荡的。白粉墙反射着中午的阳光，分外刺目。她又坐了一会儿，想了一想，但什么也没想起来，只觉得已经隆起的乳房火辣辣的，既是她沉重的负担又是她的热源，就像三九寒天在户外生着了取暖炉往回提一样。

人身上的任何部分只要被人感觉到它的存在，这个部分便有了毛病。所以，她又觉着这个部分似乎出毛病了。

她揉了揉眼睛，用小手帕仔细地擦完脸，也收拾起书包回家。

整个儿像场梦。

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

2

但事情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简单。当王文明向她胸脯伸过手去的时候，有几个坐在他们前面的同学刚好掉过头来，想向后面的同学询问什么，还有旁边的同学扎成一堆在讨论一道数学题，而坐在他们后面的人也并不是个个的眼睛都规规矩矩盯在书本上。于是，几乎和徐银花一声“啊”的尖叫的同时，就有几声港味十足的“哇”声迸发出来。惊吓和惊奇、惊喜、嘲笑的喊声虽然用的都是“！”的标点，但音调和音势却千差万别。总之，王文明这一莫名其妙、突如其来的举动即刻获得爆炸性

的效果。

“嘿！嘿！王文明不文明喽——”

“呀！看不出这傻小子还有种！”

“嘿！带劲！百分之百的土耳其电影（这是指去年放映过的一部土耳其电影《除霸雪恨》中的强奸场面说的）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？怎么回事？”

在没有亲眼目睹这刺激性镜头的同学都知道了刚刚发生什么事以后，全班遏制不住地一齐哄堂大笑，可以说是声震屋瓦。毕竟是班长鲁卫平首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她勉强压住笑，气冲冲地从前排的座位上站起来，推了推眼镜，大声喝斥道：

“不要笑！笑什么？！”

笑声居然在一秒钟之内戛然而止，全班的目光都集中到她红彤彤的面孔上。与其说是尊重，不如说是对她的喊叫也表示惊讶：还用问“笑什么”？徐银花仍在哭，那哭声在这一秒钟的安静中更为高亢。有一种笑称为傻笑，那么有一种哭也可称为傻哭。徐银花的哭就属于这一种。鲁卫平自己的嘴角也不由得往上微微一翘。上翘的嘴角好像是举起的指挥棒，全班学生又无一例外地大笑开了。笑声比前一阵子还要响亮。

“好可怕啊——National！”酷似“松下”电视广告中的波斯猫。

“满座皆惊矣——”还有“三味书屋”中的冬烘先生。

鲁卫平只好又一屁股坐下，脸埋在胳膊弯里“哧哧哧”地偷笑，肩膀不住地抖动。

老师当然很快就来了。但不是他们班的老师，而是隔壁高二（一）班正在讲物理的。这间教室的喧闹实在让他再也无法把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讲下去。他站在门口先是训斥，后是询

问学生“犯什么神经病”，竟无一人搭理他。他愣了一会儿，看见他亲戚的一个孩子正坐在门边，咧着嘴前仰后合。他俯下身去，不耻下问，这孩子才支支吾吾地使他闹明白。

他很快跑到教研室，用成人的语言大声宣布：

“真邪乎！现在的男学生大白天地竟敢公开在课堂上摸女生的奶头了！吴老师，你还不快去……”

3

现在，王文明战战兢兢地站在吴老师面前。他显然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。脸色灰黯，头发蓬乱，微耸着两肩。他觉得非常冷，而这时已经是四月的天气。阳光灿烂，几乎把一切都照得透明。但也正是在这种强光中他什么也看不见，或者说他什么东西也不愿意看见。他只想赶快回家，拉开被子往床上一躺，把自己和整个世界隔离开来。

吴子安不安地咂着嘴，发出无可奈何的“啧啧”声。他知道教研室里其他老师在支着耳朵听他如何解决这场官司，别看他们都埋着脑袋好像是在专心致志地批改作业。“你叫我说什么好？！”吴子安心里暗暗叫苦。做案经过，那是一句陈述句就能说完的，连第二个“。”都用不着。动机？只能归结为一个名词——“流氓”。

可是看看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学生，从来是老实巴交的。学业成绩：中下；学习态度：努力；平时操行：一般。他正是太一般化了，就像人身上某个运转正常的器官，简直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打架斗殴，没有他；耍横骂人，没有他；看黄色录像，没有他。上学期开学时候，在年级组长胡淑兰老师的主持下，曾暗地里调查过学生中开始早恋的有多少对，被学生称

为“黑名单”的名单上，更没有他。他是否看过金庸梁羽生的小说、琼瑶的小说，抑或是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？没有。据接近他的学生说，他什么课外书都不看。为此，他所在的学习小组还帮助过他。作为文科班的高中生，只有这一点才有些反常，怪不得他作文的成绩总上不去。每一次作文，都被吴老师的红笔勾划得一塌糊涂。“狗屁不通！狗屁不通！”吴子安经常对着他的作文恨得牙痒。高考是绝对没有希望的，不过是一个候补的待业青年，全班的平均分却至少被他拉下零点几。他之所以弃理学文，只因为理科功课更差，并不是他对文科有特殊的爱好。

案情虽然大明大白，没有什么可问的，可是又不能让他轻轻松松地回家。那么就先让他写一份检讨吧。

“听见没有？要从动机和影响上来检查。”吴子安冷冷地瞪着他，“你想想，你给全班、全校造成了多坏的影响！”

提到“影响”，吴子安自己心中先吃了一惊。原来在脑海里尚为朦胧的意识，忽然清清楚楚地跳了出来。所以说到“坏”字时，他几乎是咬牙切齿。

王文明却不走，仍木然地站在办公桌前，脸上既没有痛悔的表示，也没有对抗的神色。

是不是他害怕回家？吴子安飞快地搜索关于他家庭的记忆。因为他太一般，太平常，老师很少去他家家访。吴子安只记得他父亲在县银行里当会计，母亲大约也在商业部门搞财经。印象比较深的是，他家那间待客的房间，墙上没有一份当下时兴的明星挂历，而是被一张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环绕着，却也五彩缤纷。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勤勤恳恳如一日的工作态度，令人叹服也令人可笑。

好像就是这些了。再有，就是他并非独生子，他下面还有个弟弟，可是从他父母的话音中听出来，他弟弟在智力发育上有些毛病，所以对长子的希望特别殷切。

然而，这下可好！……

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”想到他的家庭，吴子安的语气不觉地和蔼起来。“同学反映的，是不是事实？”

王文明不声不响，他感觉很累。老师没有让他坐，他不敢坐。站着。他在沙漠里跋涉了几万里。最近以来他极力压制着的那种冲动，终于没有压制住，不知怎么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蹦了出来。刚刚那件事根本不是他干的，而是“它”干的。当时他要是大喊一声就好了，就会把“它”吓回去。可是他没有大喊大叫的习惯；他从来都像只小老鼠。一只经营自己小窝的小老鼠。他决不让人碰他拖进窝里的粟粟呀，糜子呀，可是也从不去碰别的老鼠窝里的东西。他喜欢独自一个在野地里去拣。你说他的窝狭小吗，不，荒野地里是一个广阔的世界。那里是属于他的。如果碰见了人，可以躲藏的地方多的是。

他忽然惦记起自己的老鼠来。别的同学养狗，养猫，养兔子，他养了两只小白鼠。

笼子里的小白鼠使他的眼睛亮了。他微微抬起眼皮，身子扭动了一下。他似乎恢复了正常。

“嗯？说吧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吴老师问的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想！那根本不是我要干的，相反，正是我老叫自己不要去干，不要去干，结果，干了出来。他摸了以后，手上没有一点感觉，对那个东西是软是硬没有丝毫印象。但他摸了以后就感到轻松，有一种解脱感。当初，大家笑的时候（笑得那么开心），他甚至想加入进去一块儿笑，但

徐银花不停地哭，哭得那样伤心，使他不好意思笑才作罢。一直等吴老师把他叫到教研室来，他才意识到大概闯了祸。在他个人的经验里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，老师从来没有把他单独叫出来表扬或者批评过，没有单独给他布置过任务或是个别辅导。老师们坐在一起办公的地方，在像他这样的学生眼里可不是个好地方，是属于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什么什么一类的。

“说吧，你也可以说说你的想法嘛。”吴老师又催他。

说什么呀？我说这不是我干的，是“它”干的！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总是手痒，老想摸摸什么，尤其是想摸对我来说非常新奇的、从来没有摸过的东西。当时，我正在做数学题，就是旁边那几个同学讨论的那一道。我知道他们不会来问我，也不屑于跟我一起讨论。我要自己解出来。我知道我也考不上大学了；我爸爸妈妈也知道。他们常在我面前唉声叹气。唉声叹气干什么？你们还不如打我一顿哩！那长吁短叹的声调都透着假，冷得人骨头冰凉。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们心里其实是在恨我。养我这样一个儿子，费那么多力，花那么多钱（我知道你们最看重钱，你们就是管钱的），可中学毕了业却考不上大学。你们放心好了，考不上大学我也不要你们养活。不过眼前这道题又怎么也解不出来。我承认我笨，但是编数学书的人也聪明得过头了，变着法儿来整人。我急得手心直冒汗。这时候我就管不住自己了。我本来想大喊一声：“考不上大学，解这道数学题有啥用？！尿！整个儿是场骗局！”可我没敢喊，结果就……

“说呀！你是怎么想的？同学又没有冤枉你。”吴老师不耐烦了。对这样的学生真没办法。如果他一直很坏，还可以根据平时的表现来推定。

王文明局促地倒腾了一下腿，把重心移到另一条腿上去。他

的意识里现在是一片空白。他闯了祸，他知道。但他不知道怎样从“影响”上来检查。大不了丢脸，丢脸是丢定了的。可是顶多还有两个月，大家就各分东西了。你考上大学，你走你的阳光道；我考不上大学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他只想早点把这事结束。他实在是太累了，不是身体觉着累，而是脑子觉着累。他直想睡觉。

于是，他不由自主地嘟哝了出来：

“我想睡觉。”

又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。一个学生在一小时内在教室和教研室里都下流得出奇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“事件”。

4

王文明被叫走后，教室里自然乱了套，谁也没心思自习了。

不知是谁，拿捏着嗓子学“邹七嫂”，对仍在座位上哭着的徐银花叫道：

“谁不知道你正经呀，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呀。”

一句玩笑提醒大家，都纷纷把《阿Q正传》搬上来，怪声怪调地喊：

“哼，有趣，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这些东西忽然都学起小姐模样来！”

“吴妈此后倘有不测，惟王文明是问！”

一个男生在另一个男生的脖子后面拍了一巴掌。“你的妈妈的，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了，简直是造反！”

被拍的男生反手一掌。

“我手执钢鞭将你打！”

从动嘴到了动手，正在哄笑的高潮，吕宝辰猛地站起来，用

少女尖利的嗓音大喝道：

“别闹了！闹什么？”她一对水灵的大眼睛闪电般向几个闹的人脸上一扫。“你们在教室里没干过坏事？别当人不知道！”阳光映在她气得雪白的面孔上，连阳光仿佛都发冷。

果然奏效，几个带头闹的学生搭讪着坐下了。

“嚯，差点忘了，这儿还有大学预备生哩。”

“王文明这小子，这下子不知道要咋样处理呢！”

“别哭了，”有人大声劝徐银花，“你哭得越厉害王文明越倒霉！”

“喂喂喂！言归正传，少安毋躁好不好！未来的大学生们。”

“回家罗！”被称为“白公子”的白思弘抬起腕子瞄了一眼亮晶晶的“西铁城”。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”他旁若无人地收拾起讲究的人造革书包，潇洒地向肩膀上一甩，大摇大摆地拉开教室门。

鲁卫平正想喊住他，却无端地脸红起来，可是这时下课的电铃声也骤然大响。

第 二 章

5

鲁卫平仔细地推敲过自己在这个“事件”中有什么责任。没有。她颇为心安理得。吴老师，还有几位学校的领导，曾绕着弯儿问她班上有没有学生“早恋”的。那天在办公楼二楼尽头的小会议室里，她端端正正地坐在小沙发上，她觉得回答得十分得体。没有一个老师给她解释“早恋”的概念，只要轻轻一